

浮 士 德

目 次

卷

獻 詞	1
舞台上的序幕	4
天上序曲	19

卷

悲壯劇之第一部	
夜	29
城門之前	62
書齋	91
書齋	116
萊普齊市的歐戰和酒吧	157
冤女之廚	185
街坊	209
夕暮	216
散策	227
隣婦之家	238
街道	249

花園	254
園亭	268
林窟	271
甘淚癩之居室	284
馬爾特之花園	288
井畔	301
城邊	306
夜——甘淚癩門前之街道	309
寺院	323
瓦普幾司之夜	329
瓦普幾司之夜夢	362
暝暝之日	378
夜——曠野	383
牢獄	384

附

註釋	I
譯後	I

獻 詩(1)

浮沉着的幻影嘯，你們又來親近，
你們呀曾現在我朦朧眼中的幻影。
在這回，我敢不是要將你們把定？
我的心情還傾向在那樣的夢境？
你們逼迫着我的胸心，你們請！
儘可雲裏霧裏地在我周圍飛騰；
我的心旌感覺着青春般地搖震，
環繞着你們的靈風搖震我的心旌。

你們攜帶着歡愉時分的寫生，
和些親愛的肖像，一並來臨；
同來的初次的戀愛，初交的友情，
好像是半分忘了般的古話模稜；

苦痛更新，又來把人提醒——
又提醒生涯中走錯了的邪路迷津，
善良的人們已從我眼前消盡，
他們是被幸運欺騙，令我傷神。

聽過我前部的靈魂，
聽不到我後部的歌詠；
往日的歡會，久已離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當年的共鳴。
我的歌詞(2)唱給那未知的人羣諦聽，
他們的讚聲適足使我心疼，
愛聽過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離散在世界的中心。

寂靜森嚴的靈境早已忘情，

一種景仰的至誠繫人緊緊，
我幽渺的歌詞一聲聲搖曳不定，
好像是愛渥魯司(3)琴絃上流出的哀吟，
我戰慄難任，眼淚連連湧進：
我覺着和而嫩了呀，硬化了的寸心；
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
那久已消失的，又來爲我現形。

舞台上的序劇(4)

舞台長 劇本詩人 滑稽的丑角

舞 台 長

你們良朋兩個，
時常地救助我，解慰我，
請看我們這次的經營，
在德意志的國中能得個甚麼效果？
羣公高坐，想獨樂更想衆樂，
我想安慰他們些兒個。
棚廠已體張，座場已布妥，
都在等待着妙舞歡歌。
泰然坐定，眉目高揚，
心裏都在想：快些開場！

討得人衆的歡心，我原本在行，
可我今回呀却是有些迷惘；
觀客們雖不必都是周郎，
但他們是飽讀過無數的文章。
又要新鮮又要使人快暢，
我們應該要怎作主張？
但願見人羣如海
向着戲場湧來，
猛烈地翻波湧浪
爭把狹隘的生命之門(5)擠開，
日猶未黃昏，時猶未交酉(6)，
扼腕橫肱爭向賣票處競走，
好像飢荒年辰爭買麵包，
爲着一張入場券不怕擠掉人頭。
要在這羣衆之中演出這般靈驗來，

這是只有詩人呀，朋友喲，動手！

詩 人

切莫要向我呀，說出那諸色的人羣，
我只消瞥見了，便要喪失靈魂。
請替我藏却那囂嘈的人海，
免被他們強拉去墮入漩渦。
請把我引到那清靜的天鄉，
在那兒純潔的歡花專為詩人開放，
在那兒愛情與友誼以神手經營，
育護着我們深心中，深心中的欣幸。

啊！我們深心中，深心中之所潛迸，
我們唇舌上，唇舌上之所低吟，
忽焉而成詞，忽焉而飛逝，
要被那一瞬的粗暴鯨吞。

每有經過多少歲時，
我們的作品然後纔能完成。
外貌只能徒耀一時，
真美方能百世不殞。

丑 角

不殞，這話誰個肯聽！
假使我也要談及死後的事情，
在目前有誰來安慰我們？
現世的人想得安慰，當得安慰，
有我這樣一個好孩兒，
我想來到底是不無裨益。
人能夠快活地四處吹牛，
誰去管別人的褒獎詛咒；
樂得個圍集着一大人羣，
更能夠使人增高興頭。

請你要心平氣和，寬懷大量，
馳騁你的幽思，加上一些合唱，
甚麼理智，直覺，感性，熱情，都可亂吹，
可你還要留心！總還要帶些兒酸味。

舞 台 長

頂要緊的還要使線索紛繁！
人是走來看，人是喜歡看。
假使是眼前的場面繽紛，
觀客們都會瞠目吃驚，
那你便四遠馳名，
你便成爲個當代的名人。
只要多，不要精，
淺者會識其淺，深者會識其深。
多多寫些來，多多帶些去，
人人出戲場，都會歡天喜地。

一幕可完的東西，請把牠寫成數起！
這樣個雜燴的湯鍋，定能夠使你幸福；
別要徒費手腕，別要徒費思索，
你縱做得件無縫天衣，又有甚麼，
看的人終會要替你扯破！扯破！

詩 人

那樣的一種手工是何等卑鄙！
於我純真的藝術家是全不相宜！
我知道漂亮先生們的玩意兒，
便是你們的金科玉律。

舞 台 長

這樣的非難我是全不介意：
凡人要成功，總先要知道利器。
你須知割雞焉用牛刀，
你須知你是對着甚麼樣人在寫！

有的是沒事來消閑，
有的是吃飽了大餐來散氣，
更有些不敢當的先生們
全因為是讀夠了新聞和雜誌。
三三五五接連來，好像是來看鄉會，
只有些好奇的心事使他們脚步如飛；
年輕的女眷們拚命地梳妝競巧，
不費一文錢，早在替我們拉票。
你高坐在詩壇上夢想甚麼？
你以為你的高朋果真滿座？
你請走近身去細把他們看看！
一半是冷淡，一半是野蠻，
有的戲看完，想去打場牌，
有的妓懷中，荒淫睡至旦。
爲了這樣的一個目標，

何苦要使你詩神受難？
我所以勸你把雜貨多辦，多辦，
你能辦得多多時，不會破算。
只消把人弄得昏迷迷，
莫望使人心意滿。
使人心滿意足時，難上難——
你的意如何？是痛恨還是讚嘆？

詩 人

去罷！去尋個別外的豚犬！
天賜我以至高無上的人權，
豈能爲你作無聊的消遣？
詩人以何物感動人心？
詩人以何物征服世界？
豈不是以這由衷橫溢的
吞吐太荒的和諧？

“自然”空自繹長絲，
百世不易地在紡錘頭上運轉，
萬彙只是喧囂噪雜，
百無聊賴地相互擊攢。
是誰區分出這均勻的節文，
永恆生動着一絲不亂？
是誰喚集萬散而成一如，
調和音雅地鳴彈？
是誰使狂風暴雨驚叫怒號？
是誰使落日斜輝散成綺照？
是誰投美麗的春花
於彼情人並步的中道？
是誰織彼無心之碧葉
而成榮譽之冠冠彼人豪？
是誰奠定峨嶺普司(7)之山聚集神祇？

人生之力，全由我們詩人揭示！

丑 角

於是乎你可運用你那種力量，
經營個詩的貿易，如像竊玉偷香。
初則突然邂逅，兩情相感，偶佇行蹤，
繼則深之又深，情感愈濃，
幸福初生，色誘以從，
歡樂未終，苦痛已萌，
毫未經意間，成了部說齋談叢。
讓我們也這樣地編出部梨園奉送！
取材不在遠，只消在充實的人生之中！
人生都如此，只自見到者少耳，
待你着手成春時，世人方纔驚喜。
色彩濃重中不甚清澄，
迷惘叢簇間真光一瞬，